

●云飞读小说

不要变成会呼吸的机器

闻云飞

从2025年第5期《小说选刊》上读到肖达明的《智慧烟》。这是篇引人深思的科幻小说。

科幻小说是基于当下科技发展的状况,对于人们存在状态的某种幻想。其内容虽为幻想,却映射现实。比如,上世纪初陆士谔所著科幻小说《新中国》,就借梦境想象未来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。小说中,“34层高的洋楼”、黄浦江底通隧道、“火火车”地下穿行等细节场景,在不到百年皆已变成现实。当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时,人们的“科幻”想象可能只是将来社会的物质如何丰盛。彼时“科幻”,乃时人之梦想。今天,当梦想成真,“科幻”才真正如一双有力的翅膀,让作家们展开多维想象,带我们遨游更广阔的时空。同时,当下科

幻作品并非一味高唱“科技”之赞歌,而是对其进行多角度审视乃至批判。

《智慧烟》就展示了科技对人的异化。小说语境中,学习成为青年们唯一快乐之事,其学习途径是吸“智慧烟”——一种包含知识信息的烟雾,人们通过嗅闻摄取知识。大学课堂上,学子们“吸烟”学习的场景,如同吸食精神鸦片,一个个眼神迷离,课堂“像个古代的大烟馆”。知识的快速叠加累积,使得学子们的学识水平超越了牛顿、爱因斯坦等大师。他们中大多数将成为地外殖民地的领袖或研究者。而极个别嗅觉障碍者,因不能嗅闻“智慧烟”,则成为听从人工智能指令的普通人。

如上描述,已显示出作者对于唯科技至上的批判态度。而小说中对于学子

们娱乐时间的描述,更显示出其批判思想的尖锐和深刻。因高强度吸取知识,学子们每天被强制进行一小时“娱乐”,让大脑放松。这一小时,可以散步,听音乐,看电影,也可跟异性交往。但因他们自小至大就喜欢高度专注的学习,人之本能欲望和反应逐步退化和异化——青年们在一小时娱乐中大多潦草应付。即使是异性交往时的牵手、接吻等,也不带有过多感情色彩,年轻男女刚接触时人之初的羞怯与激动早已不在,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美好已成为明日黄花。

小说中,学子们从小到大的生活,似乎只在乎学习,其人生显得空洞苍白。当嗅觉障碍女孩许臻拿出一块香皂给男主人公孟懂时,孟懂根据气味打捞起来的回忆,只有肥皂的分子式和其制作方式。前智能时代的人类生活对其而言,“就像一座座坟场”。而因嗅觉障碍,只能以读书方式汲取知识的许臻,还像我们一样,小时候曾“触摸过泥土”,“翻找过蚯蚓”,有过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。孟懂羡慕她。小说末尾,孟懂想起被学校开除的许臻,并意识到自己开始“爱着一种无知的感觉”。因为

他没有经历过一个人从小到大应有的生活。

毫无疑问,这篇小说有对当下教育中唯成绩论的反思,同时也有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担忧。“当你凝视深渊时,深渊也在凝视你。”小说体现出高科技对人的反噬:学子们高强度的被动学习,不知不觉成为以“智慧烟”为能量的机器,人之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都已退变;而其残存的部分人性,则只能靠机器的监督完成。在如此讽刺和戏谑中,我们明白:没有正常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的人,是不完整的。人的学习,应该是在生活或工作过程中的主动行为,而非“填鸭式”、吸烟式被动接受。人类的智慧只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实践——不止智慧,我们的情感、思想,我们之所以为人,也都源自远古祖先从树上下来后直至目前的生活实践。

AI来袭之后,人们对于机器万能化的恐慌与焦虑,在许多科幻作品中都有所呈现。当前,这类侧重技术批判的科幻小说在缓解人们的焦虑的同时,也在发出警告:不要在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,渐趋怠懒,失去主体性——当心自己变成会呼吸的机器。

“站着写作”与“坐着校阅”

雍笛

作家海明威在叙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:“我站着写作,而且只用一只脚站着。这样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,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。等到我要校阅我所写的东西时,我就坐在安乐椅上。这个舒服的姿势,容许我勾去一切在我看来多余的东西。”他的著名作品《老人与海》就是校阅了200遍之后才付印出版的。

海明威的经验可贵之处

在于他对待写作极端严肃,对待读者极端负责。而这正是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作家共有的优点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篇中指出,“精约者,核字省句。”就是要求文章务必削尽一切芜词赘语。鲁迅也说过校阅文章要“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,毫不可惜。”可见海明威“站着写作”与“坐着校阅”的形象化说法的精神实质对于作家具有普遍意义。

的心志。

此词托物寓怀,物我交融。表面上写的是一只惊恐寂寞,无处栖身的孤鸿,实际上写的就是惊魂未定、孤独落寞的苏轼。就是这样的苏轼,在黄州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,还写下了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

襟怀坦荡、达观自守的苏轼,在最清冷的寒夜,写出了最孤傲的人生。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会有一段孤立无援的时光。当人生困顿,感觉无路可走的时候,不妨想想苏轼,在至暗的时光里坚守自我,砥砺前行。

明代小说家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中的一篇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,是继唐传奇中《李娃传》之后,又一段由夜宿春楼而成为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。

正德年间,吏部尚书王琼遭诬陷,被发还原籍。因在京城尚有一些债权没有收回,就让三公子王景隆和一位家仆暂留京都,等收讫账目再返回故里。不想年仅十七岁的王公子,到花街柳巷游玩,遇到春院胡同中名为玉堂春的当家小姐,人称玉姐,可谓是一见钟情。这位玉姐虽有十二分姿色,但因为鸨儿要价太高,从未接过客,初识这位王公子后,见他生得面白唇红,身段风流,也是心中暗喜。这样一对青年男女,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,只可惜他们相遇的地方不对。因此,当王公子撒银三万两,囊中空空时,鸨儿立马翻脸,剪断二人的情丝。好在玉姐有情有义,以还愿为名跑到王公子栖身的城隍庙,送去银子二百两,王公子这才置办衣帽、骡子,重新打扮得光鲜帅气,并把砖头瓦块装到箱子里,蒙骗鸨儿说自己又携带银子五万两。鸨儿见钱眼开,把王公子又迎入院中,让玉姐同他再续前缘。二人遂立下男不娶,女不嫁的誓愿,又折镜为记,玉姐还把房内的金银首饰等都给了王公子,然后送他回往家乡。自己则住在王公子建造的百花楼上,不再接客,只等王公子来接她。

但天有不测风云,偏偏来了一个叫沈洪的山西客商,颇有实力,久慕玉姐大名,便以两千两银子将玉姐从老鸨手中买走。沈洪之妻皮氏与邻居赵监生有染,合谋毒死沈洪,并嫁祸于玉姐。王县令受贿,使玉姐屈打成招,被定为死刑。且喜有个刑房吏刘志仁,让玉姐耐心受困,等待时机翻案。

王公子得知玉姐被卖往山西,心急如焚,多方打探消息。一年后,偏巧他被派做山西巡按,到

●杂谈京剧与中国传统名著 真情换来好姻缘

贵翔

任后,查看文案,见有苏氏玉堂春被问了重刑,内心惊慌,感觉其中必有蹊跷。于是,私访了解案子实情,并在返回察院后,吩咐洪洞知县将苏氏带到察院再审。刘志仁为她写了申诉状带在身上,一对昔日的恋人在大堂重逢,王公子担心玉姐说出实情出丑,便让推官刘志仁审理此案。刘推官公正廉能,不枉法徇私,很快用计审清了案情,玉姐被无罪释放。王公子山西任职期满,与玉姐重获团圆,喜结良缘。

据齐如山先生讲述,京剧《玉堂春》是从梆子腔中移植过来的,最初只有《女起解》和《三堂会审》两出。《女起解》相对简单,别狱神时只唱四句散板,全剧也就一刻钟,必须要和《三堂会审》连着唱。后来,王瑶卿先生在别狱神时加了一段反二黄唱段,增加了一些时长,才勉强可与《三堂会审》脱钩单演。

1925年,名家徐碧云先生请人编写全本《玉堂春》,共有《嫖院》《庙会》《骗卖》《毒妇》(为头本)《起解》《会审》《监会》《团圆》(为二本),既可连演,也可分开演出。剧情基本依据原著,但为遵循舞台艺术的特点和表演的需要,有详有略。譬如,《女起解》这段,在原著中只是一笔带过,但京剧《女起解》则是以唱功见长的重头戏。而原著中叙述较为详细的刘推官用计审皮氏等人那部分则被忽略,取而代之的《三堂会审》则是原著中没有的。

阅读是寂静的

高自发

子夜灯下读书,寂静而又美好。柔和的灯光仿佛温柔的手轻抚着夜色,将黑暗悄然推开,现出一片白亮的天地。阅读者细微的翻书声,悠长而均匀的呼吸声,伴随着屋瓦上滴落的雨滴声,越发显出夜的寂静。

然而,你未曾察觉的是,阅读者的脑海中已然掀起了一场汹涌的风暴。他被小说主人公坎坷的遭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,他已经深深地陷在一个奇妙的故事中不能自拔,他被作者的美妙语言所征服……这场由文字引发的风暴,如同乌云蔽日,碧海滔滔,气势磅礴,久久难以平息。旁观者只窥见灯下那专注阅读的身影,感受到一幅温馨而又宁静的画面,却无从知晓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波澜壮阔。

每当翻阅完一本书,阅

读者便不再是原来的他了。他的身体多了一本书的厚重,他的思想多了一本书的高度,那些文字如同涓涓细流,悄然无声地汇入了他生命的海洋,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与广阔。

灯光熄灭,一切重归宁静,仿佛世上所有的喧嚣与纷扰都已烟消云散。然而,在那盏灯曾经亮起的时光里,阅读者或许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长河,从春秋战国走到了唐宋盛世;又或许跨越了万里江山,周游寰球看遍了美丽的世界。在这场无声的阅读之旅中,究竟发生了什么,只有阅读者自己最清楚。

阅读是寂静的,阅读本该是寂静的。浮躁与喧嚣只会阻碍人们与书中的灵魂相遇,相知和相融,那样的话,人们只能游离在文字之外,再也走不进书中的世界了。

固守高节志不违

郭华云

“乌台诗案”发生后,苏轼经多方营救得以免除死罪,被贬黄州。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这是苏轼被贬的第一站。他寓居在黄州定慧院,写下了一首词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: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”

他是刚刚从死亡的暗夜中走出来的人,怕流言,怕见人,所以只能在“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”的时候出来走走,独自品尝那份孤独和寂寞。

上片的“缺、断、幽、独、孤”,下片的“惊、恨、寒、寂寞、冷”,写尽了词人内心的孤独、寂寞和凄凉。苏轼初出牢狱,亲友绝交,疾病连年,饥寒并日,踽踽独行。“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

影”,有谁见到幽独之人独自往来,仿佛天边孤鸿缥缈的身影。我们仿佛看见词人在暗夜里无声地叹息。“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”,孤鸿惊恐地飞起,却想回头看看一路的惊险,他的心中分明有恨,却无人理解,无处诉说。但即便在这样的時候,词人依然坚持自我,不忘记自己的操守,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,其孤高自许,蔑视流俗的形象跃然纸上。他不肯随便依附别人,更不肯随便妥协。这不是乐观,也不是悲观,而是超越乐观和悲观之上,是达观,是坚守。他懂自己的处境,但是绝不违背自己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

志不立,天下无可成之事。

——王阳明